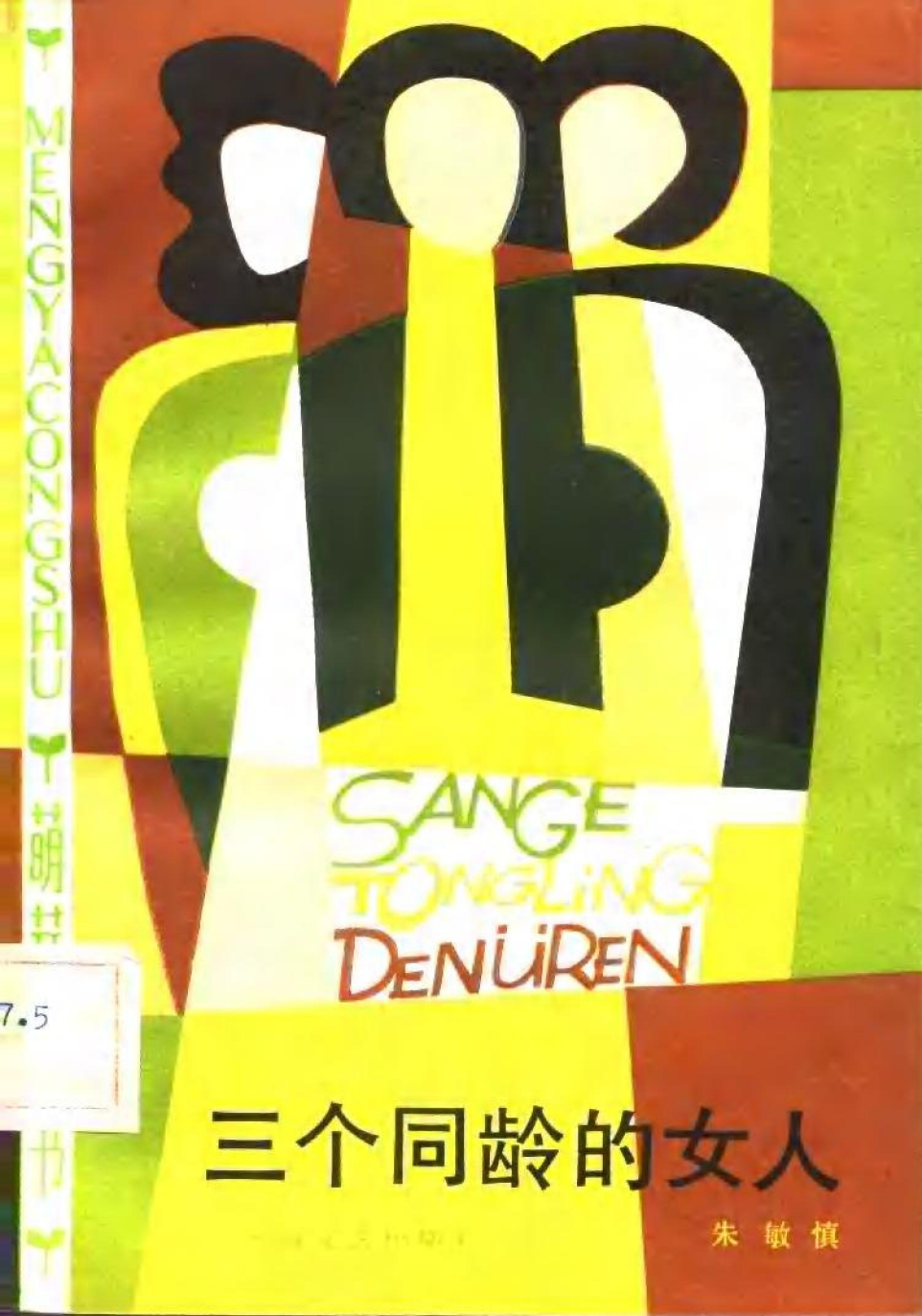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7.5

三个同龄的女人

朱敏慎

责任编辑：赵继良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三个同龄的女人

朱敏慎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875 插页2 字数161,0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9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309 定价：0.53元

内 容 提 要

三个解放前生活在同一条街上的小姐妹，随着年代的推移，她们都成长起来了，都入了党，分别当上了百货商店的经理、副经理和区的商业局干部。三十年后，她们重新聚集在一起，围绕商店的一次年终评比活动，展开了矛盾。作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揭示了她们三人的不同思想和精神面貌。书里还塑造了一群老、中、青年营业员的形象。别以为商业工作平凡，思想矛盾和斗争同样存在，他们的生活也同样丰富多采的。

编辑例言

文化大革命前，我社曾和《萌芽》月刊编辑部合编出版过《萌芽丛书》，从今年起重新恢复这套丛书。新出版的《萌芽丛书》仍和过去一样，以文学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，以介绍文学新作、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为目的。但与过去的丛书也略有不同，一是仅出小说，不出诗歌和散文；二是过去只出短篇小说集，现除了短篇小说集外，还兼及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，尤其是中篇小说，更为欢迎。

《萌芽丛书》坚决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提倡题材、人物、风格的多样化。

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短篇小说的新人，都可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，由我社和作者协商编选。中篇、长篇小说一定要处女作。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作品的作者，就不再列入这套丛书。

我们热切地希望新人不断涌现，衷心地祝愿他们迅速地成长。我们坚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，未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七月

—

这是二楼一间有阳台的小屋，屋前有一块杂草丛生的空旷地，从早晨到傍晚，太阳是这里早来晚去的常客。在阳光显得特别金贵的都市里，这屋子是逗人喜爱的。尤其眼下时近小雪的季节，在这小屋里坐上一会，简直是一大享受。这天下午两点钟光景，太阳正旺，天气暖和，屋里面对面坐着两个外表类型很不相同的女人。

坐在靠墙面东的那一位，头发剪得过份短了些，脑后露出一个半圆形青青的发根圈，使人觉得她那细细的头颈比别人长了一点。高高的颧骨，在阳光里泛着淡淡的红晕。这个女人至少有四十四、五岁年纪，看来那发式似乎同她这个年纪不相称，但却显露出她那种精明而干练的风度来。她叫童文菲，是区商业局的一个女干部，今天她到小姐妹家里来作客。坐在客人对面小方桌旁的这一位，是女主人方玉音。如果对于客人的身材应该用纤细两个字来形容的话，那么女主人就可以用到壮实两个字了。看上去她比童文菲要见老得多，头发起码有两个月不剪了，干燥而发褐色的一圈发尖，向外微微翘着。

这两个女人，象今天这样，以小姐妹的身份坐在一起，拿

小姐妹的眼光相互打量，用小姐妹的口气东拉西扯说话，已经是二十多年没有过了。

“今天你来看看我，我真高兴。”

方玉音脸上闪着一种真诚的神情。这十多年，她一直在一家小商店里站柜台，前天她接到通知要她去枫叶百货商店当副经理，她正感到有点突然，这种时候，在区商业局工作的小姐妹来看她，真好比给一个口渴的人送来了一杯凉开水。

“听说你调到我们区里来了，还不上门来欢迎你？”

也许小姐妹的话说得过份热情了，方玉音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工作还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好哩！”

“你还担这个心事！”童文菲朝方玉音几乎是直勾勾地看了一眼，“文化革命前当了那么多年的经理，那是你的老本行。你是有经验的，咳，现在还是老经验用得上啊！”童文菲似乎很有些感慨，可是她马上抑制住自己那些眼下不应该冒出来的感情，又说：“你到枫叶去还有一个有利条件，经理是威仪，对她，你还不熟悉？嗯？”

“这几天我真想着她呢！”方玉音站起了身，兴奋地走到隔壁一个房间，一会儿手里拿了一本紫红布面日记本走回来，“这已是五十年代的东西了。”她翻了几页，从中挑出一张三寸照片，“你看，我们三个，那时候都几岁？十六吧！”方玉音自己对照片看了一会，把照片递给童文菲。

照片里三个人，坐在中间的是方玉音，右首是童文菲，左边是另外一个女人，身材苗条，穿着合体。童文菲并没有细细地看，只是出于一种礼貌，才对照片膘了一眼，说：“这些年你变化不大，威仪变得多厉害，胖得不可收拾，我说她，坐

沙发也不是享受，倒简直是受罪。”童文菲没有说自己，不知她想到了什么，忽然对手上这张照片发生了兴趣，仔细地瞧起来……

是的，这张照片是会引起人回忆的。这上面三个人，从前住在老城里同一条小街上。这条店铺多于住家的小街，从头到尾只有五十多个门牌号头。这条街上，年纪相近的女孩子并不多，这就有条件使她们互相熟悉，亲如姐妹。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里的时候，同是十六岁的姑娘这条街上只有三个。两个眼下正对面坐在这里，另一个就是枫叶百货商店的经理廖威仪。她们的家境都不太好，断断续续地读过几年书。解放军来了，街道上组织了一次庆祝活动，这三个同岁的姑娘碰到了一起。

人们虽然总是把她们三个人相提并论，而童文菲却渐渐发觉，她自己不及另外两个。在布置会场的时候，她看着方玉音摺纸花，又快又好。在演节目的时候，她见大家为廖威仪唱的歌拍手。童文菲常常为这些事而苦恼，甚至生自己的气，怪自己手脚慢，不会讨人欢喜，怪自己没有一副好嗓子，不能赢得别人的掌声。有一回，她们参加庆祝游行，半路上遇着天下雨了，几个小伙子都要把手里的伞借给方玉音和廖威仪，却没有一个人来借给她童文菲。也许就是这一回，童文菲暗暗产生了这么个念头：“将来一定要胜过她们两个！”那时候，这只不过是个模模糊糊的想法，就象站在黄浦江边想着将来周游全世界一样。

后来，她们这三个人各自有了工作，见面的机会少了。可是童文菲好象生活就是为着另外两个小姐妹似的，暗暗地同

她们比赛着。二十几年来，她一会儿觉得自己走在她们前头了，一会儿又觉得自己落到后头去了。一九五二年，方玉音经过冯如山介绍参加了区里的“五反”工作队，却使童文菲大吃一惊。她一打听才知道，冯如山在解放前办过业余夜校，组织过一个“采风读书会”，这是一个团结进步青年的组织。方玉音曾在那所夜校里读过书，也参加过那个读书会。方玉音有了这么一页光荣历史，她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这个小姐妹相比了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与酸楚。机灵的童文菲也去扭住冯如山，要他帮助介绍工作，果然，一九五三年，她到了一个商业专业公司做打字员。幸好比廖威仪参加工作早一个季度，总算得到一点安慰。这三个月童文菲是幸福的，她脸上总是有流露不尽的喜悦。每到星期日休息，就要去探望闲在家里待业的小姐妹。每次到廖威仪家里，总能从她身上看见点新花样。那时候正是夏季，她手上拿着把时髦的太阳伞，这一回是一把铁骨的上海浅色花布伞，那么下一回就会换一把竹骨的杭州西湖风景绸伞。她还能讲出伞面印着的月亮和亭阁是西湖十景中的哪一处，希望能引起廖威仪对她的羡慕。可惜这值得炫耀的日子并不长，那时候国家正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，不断扩大就业，不久廖威仪也参加了工作。很巧，两个人走到了一起，在同一个商业专业公司。但童文菲看来，廖威仪的工作并不比她的有出息，只是整天誊写采购科业务上的信件。然而到了一九五六年，廖威仪悄悄地成为一个预备党员，还担任了函购组的组长。而那个时候，方玉音已在一家不算小的商店里当公方经理了。童文菲觉得自己落在后面一大截，暗暗伤心流泪，有好几个月，她避而不见这两个小

姐妹，免得使自己的心境不愉快。

童文菲很想迎头赶上，机会终于有了。一九五七年，廖威仪在采购科里不知发表了些什么言论，被调到一个基层商店去站柜台。那些日子里，只要童文菲有空，就会想着到廖威仪的柜台前去看看，说一句：“顺路来看看你！”她说话的内容，已不再是伞面的“平湖秋月”了，而是句句在鼓励人：“站柜台也一样是为人民服务，我们这个国家，只有分工不同，没有贵贱之分。”或者提醒说：“我在上面领导部门工作，你在下边站柜台，还不都是一样，你可要安心自己这个岗位啊！”好象她已经发现，廖威仪不安心当营业员似的。

大概廖威仪倒也确实受到这个小姐妹的鼓励，在柜台工作上做出了成绩。不久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摆在童文菲眼前了。文化扫盲运动为廖威仪创造了条件，她带了个小小的磨笔尖机，到学校，到工厂，去为群众磨笔尖，扬名全市，事迹、照片，上了报纸。“运动出人才！”当时童文菲读了报纸，就作出这么个结论。果然，一年之后廖威仪提升了，到一个有三百多职工的商店去当副经理，真是平步青云！接踵而来使童文菲不愉快的是，她们三个人都结了婚，方玉音和廖威仪都有了儿女，而她婚后一直无生育。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，一九五九年又因工作需要到了西北去。尽管童文菲后来也调到了区商业局，但还是一般干部，她觉得再也不能同这两个小姐妹比赛了，她们之间几乎有五六年不再走动。

然而生活就象大海，波涛起伏，变化无端。一九六六年冬天，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这十一个字，已经成了一顶能大能小的帽子。有人准备拿这顶帽子戴到方玉音、廖威仪

那些商店经理们的头上去，童文菲觉得理所当然。方玉音那一页光荣历史，也只不过是具备了一种接受审查的资格。在那些年月里，童文菲比谁都忙，顺风顺水的忙。她主持办了一份《红百货战斗报》，在商业这条战线上很有点影响。正是这份东西，她受到上面的器重，调到了市一级机关的简报组。这时，她回头来看自己的两个小姐妹，廖威仪已被突然卷起的风暴弄得晕头转向，十分可怜。方玉音同冯如山划不清界限，被迫离开经理位置去站柜台。那段时间，童文菲却活跃得很，常到基层了解“斗批改”情况，抓典型事例。自然也常到枫叶百货商店去。使她有点不称心的是，时隔不久，廖威仪依旧稳稳当当地坐回到经理这个位置上了。因为枫叶百货商店的一切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”，都有正经理冯如山顶着，用这个副经理自己的话来说：“半点也没有本人的创造！”但在那几年，童文菲已不把这个挂着商店革委会主任招牌的小姐妹放在眼里了。这并不是指地位而言，因为童文菲并没有什么职衔，而是指她所担负的工作性质和重要程度说的。她见了廖威仪，开口总是说上面如何如何，谁也无法估计，童文菲说的上面是指哪一级，影影约约地使人感觉到，她说的“上面”似乎可能直到中央。至于方玉音，当然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经理位置上了，一直在站柜台。那时候童文菲倒曾想过要去看看这个小姐妹，却是抽不出时间。有一回，在闹市地区要增开一个通宵商店，有人建议让方玉音去负责，童文菲却以“这个人对这几年的革命缺乏感情”为理由，把人家的提议否定了。当时她的话是有力量的，如今回想起来也令她陶醉。

如果说那些动乱的年月，对于童文菲来说，可以比作大海波涛的浪尖，那么到了一九七七年一月，她从市里回到区商业局，可以比作是处在波涛的谷底了。她觉得一切都不如别人，心情总是不能平静。眼下她瞧着手里这张照片，回忆着刚刚过去的这个十年。过了好一会，她发觉方玉音也在沉思着，“她在想着什么呢？对她来说这可是不同的十年啊！”童文菲觉得眼下这个气氛不妙，忙把那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交还给方玉音，兴奋地说：“我说呀，枫叶可是个老先进单位。威仪这些年也真有点办法，多少人靠边了，她倒是坐得稳稳的。风浪对她是那样的宽容，一切事情到了她面前，都变得顺顺当当的了。咳，枫叶各方面都很有成绩，确是光芒四射啊！”

昨天区委书记老唐对方玉音说过，要她到枫叶去，花力气抓一抓，把这个商店的一切好传统尽快恢复起来。现在听了小姐妹这几句话，似乎带有某种警告的意味，好象是在提醒自己：枫叶的现状不要轻易改变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转而一想，自己也觉得好笑，她埋怨自己自作聪明，也许区委书记是随便说说的。这时她倒想趁机会了解一些枫叶的情况了，她把那张照片依旧珍重地夹进那布面日记本里，轻轻地合上，回身坐到老位置上。她的每一个动作，童文菲都在看着。方玉音带着几分怀念的心情说：“枫叶的老经理老冯，是六八年去世的吧？”

童文菲吃了一惊，她想不到自己前面说的话方玉音毫无反应，却先来问这个事。童文菲那颗心，仿佛觉得被什么沉重的东西撞击了一下，可是她马上镇定下来，好象完全不清楚那件事似地回答说：“大概是的吧！”说了又觉得不妥当，忙

又补充：“死人，在政治运动中是常见的事，也不奇怪。不过，人家都说，老冯是个坚强的人，真不知怎么会……咳，”童文菲抬起上半个身子，把头凑近方玉音，这是一种悄悄说知心话的姿势，她的眼睛直望着方玉音说：“听说在老冯死的那一天，威仪还去看过他，他们谈了许久，弄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，”接着又把身子退了回去，继续说，“你还不知道，为这件事，威仪还背着思想包袱呢。很难说人家不会疑心到那次谈话，而且后来，老冯死了之后，她又是枫叶的‘一元化’主任。我是不信这种话的，不过世间的事也难预料呀，听说当时他们正副经理之间也有矛盾的呢！”童文菲叹了一口气，十分感慨地说：“这种事情要是弄在自己身上，无论是谁，都是不愉快的。”

方玉音点了点头。虽然对于冯如山的死，她也不能理解，可是象童文菲这样的说法，她还是第一次听说。“事情真会牵连到廖威仪？”她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，马上提醒自己：这种事情切忌主观臆断，不可草率从事，没有真凭实据是断断不能下结论的。她几乎是告诫自己似地说：“我还没有去，情况一点也不了解，到了那儿得多听听多看看，文菲，你得多提醒我啊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性急。”

童文菲赞同地说：“慢慢来，情况你会清楚的。”童文菲要避开这个话题，抬头打量着那些不成套的家具，用一种完全是赞美的口吻说：“你这里倒真清静啊，连汽车喇叭声也听不见。”听的人以为她一定是讨厌自己家里的闹杂，可是她马上又接着说：“我可不喜欢这样的清静哩！”

从童文菲这句分两截说的话里，可以听出她今天到小姐

妹家里作客的全部心情：方玉音的一切，她都赞美，可是她都不欢喜。“玉音，陪我去看看别的房间吧！”说着她自己先站了起来。

方玉音陪着她一间一间地看，童文菲每走进一个房间，不住地赞美着镶铺得整齐的地板、密不透风的玻璃窗。她甚至用舞步走路，试试地板有多少光滑，把耳朵贴到窗缝处，听听外面的风声。那模样，好象是要同这个小姐妹交换房子了。当她看完了狭小的卫生间，拥挤的厨房，回到先前那间小屋时，她马上说：“美中不足，美中不足！几户人家合用卫生设备，几户人家挤在一个厨房里烧饭，我可不欢喜。房子结构再好，我也不欢喜！”童文菲在说着这些的时候心里很是满意。十年之前，她曾用“红锋”这个笔名在《红百货战斗报》上写文章，批判面前这个小姐妹，眼下她庆幸当时自己用了个笔名。当然，那时她只是觉得“红锋”这两个字比她本来的名字更合潮流些。如今她觉得用了个笔名实在好，她可以不伤和气地同小姐妹坐在一起。

“你的老大还在农村？怎么不想法子让他调回城市来？”童文菲说这个话，完全是表现了小姐妹之间的关心。

“我们思想上也矛盾着呢，有时候想想农村也需要人。他们那边是经济作物区，种麻。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剥麻的？我去看过一回，用两根木棒把麻的根部夹碎，再用手把麻皮从麻梗上撕下来，两只手乌紫。几个城市去的年轻人想制造一架剥麻机，可是前些日子，我老大来信说，有的人有路，丢下回城了。信上的意思看得出来，要我们也去走走什么路……”

童文菲打断对方话说：“这点路你还走不通？老实说一句，以后凭枫叶这块招牌，什么事也办得成了。”

方玉音笑笑：“我和他爸爸已经写了回信给他，希望他安心下来，把剥麻机搞成功。”

童文菲没有接嘴，她看了看表说：“他这么忙，这个时候还不回家！”

方玉音知道童文菲问的是她丈夫，便说：“前几年让他空闲了一阵，如今他说要把过去的日子拿回来。他这个人啊，劲一上来，会的，一天当两天用。我担心他的眼睛，越来越坏，真要看不见东西了。”

“多宝贝她的男人！”童文菲心里说了一句，故意鸣不平地说：“你们倒还捞着了几年空闲的日子，看我呢，前几年忙，现在还是忙。”童文菲说着倒真有点悲哀起来，她叹息着：“忙，忙，好象永远不会有闲日子过，一事无成！”方玉音提着水瓶，要替她在茶杯里添水，她用手挡住了，站起来说：“我该走了，以后见面的机会多了，你不知道吧，我正联系你们枫叶呢！”

送走了童文菲，屋子里留下方玉音一个人。太阳不知不觉地已经移到墙上。她站到窗口，望着远远的一个什么地方。她想到了老冯的死，难道这会同廖威仪有关系吗？她想到了枫叶未来的工作，自己能不能同威仪合作好呢？

二

七十年代即将结束了，再过四十天，人们就要迎来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。离正式报到的日子还有三天，方玉音在家里再也呆不住了，今天一早就到枫叶百货商店去。

天气晴朗，冬日的阳光，透过落尽叶子的树桠洒到她身上，把她那干燥而平直的头发染成了茶褐色，那张椭圆形的脸也显得更有光泽。她迈着一般中年妇女少有的大步子，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。

真的，她怎么能不激动呢？对于枫叶百货商店，在她脑子里还保留着许多美好的记忆。过去，枫叶在经理冯如山领导下，以服务优良闻名全市。当年在万华百货商店当经理的方玉音，曾多次到枫叶来学习取经，真有点你追我赶的味道。她还记得，在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，她的小姐妹廖威仪刚刚提为枫叶的副经理，她们俩还订过一个“互教互学合同”。这种合同在两个女经理之间签订，当时还传为美谈哩！可惜老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。不过昨天童文菲告诉她，这几年枫叶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有成绩，“看来到枫叶后的第一件事是应该好好向威仪学习啊！”她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的时候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经过这不平常的十年之

后，她们小姐妹竟又会汇合在一起。待会儿该说些什么呢？自己该不该问一问关于老冯的死呢？

远远的她已经看到枫叶百货商店那幢楼房了。这是一座两面临街的楼房，五光十色的样品橱窗一个紧挨着一个；四扇大门，间距均等地嵌在那些明亮的玻璃橱窗之间，人流如潮。方玉音走到商店门口，大概为了抑制一下自己那颗激动的心，她站立了好一会，才跨进商场去。

在走上拥挤的楼梯时，方玉音忽然想起应该先去看看这里的一个熟人。她快步走到二楼，这一层商场是专门出售棉毛丝麻各种纺织品和男女四季服装的。她在卖纺织品这一半的商场里走了一圈，没见自己要找的那个人，却发现一个梳两束短发的姑娘在注视自己，便走近柜台问：

“老商还在这里吧？”

“你是问商大根么？”那姑娘打量着面前这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，答道，“在。”

“他人呢？”

“出去了，”姑娘笑吟吟地说，“你是要他给你算料，还是裁剪？”

“都不是。”方玉音也笑了。

姑娘仿佛断定对方不会是随便问问，认真地说：“你有什么事，尽管对我说，一样的。”

“不麻烦你了。我是顺便来看看他的，我叫方玉音。”有人来买布了，方玉音简单地解释了一句，便离开了柜台。她心里很高兴，一进商店就碰到个很关心顾客的营业员，看来威仪的工作确是抓得不错。她兴冲冲地上了四楼。

推开经理室的门，胖胖的廖威仪一见就拍手叫起来：“啊哟，玉音是你！不是说还要过三天才来么？”

“不欢迎吗？”方玉音笑道，“你真是越来越胖了。”

“胖有什么好？受罪！”廖威仪笑着说，抓住了方玉音的手，“听说是你来，可把我高兴死了！”

“我也同你一样高兴。”方玉音拍着廖威仪柔软的手背。

“这副担子我真挑不起啦！”廖威仪拉方玉音在沙发上坐下，转身去给她倒了杯水，递过去，“我早就在盼来个人了，这些年你倒安逸，大概还不知道婆婆多媳妇难当的滋味吧！我可尝够了，上下，左右，店内店外，可不好应付，坐经理这个位置真不容易啊！”

“我可是来当你的助手的。”

方玉音话音刚落，经理室的门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圆脸盘男人。他来请示经理：“廖经理，撤销小商品经营的计划要不要马上执行？”

“你先编一份目录吧！”廖威仪指示性地说。

“好。”来人恭敬地答应着，没有马上退出去，看了看方玉音，笑嘻嘻地走到她面前说，“你是方经理吧！我不会认错人的呢。”

方玉音听着这个称呼觉得很突然，愣了一下，她觉得这人面熟，但又记不清在哪儿见过。

“方经理，你忘记了，我是席雪昌，一九六七年那一回，‘红百货战斗队’要开你的批斗会……”

方玉音连忙同他握手：“噢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次是你来通知我的。”说着，又高兴地转向廖威仪：“这么说，我在枫叶有